

一个家族的精神突围

——读王秀琴中篇小说《长物志》

□ 李娟娟

小说《长物志》的书名颇为隐晦,单从字面意义来看,“长物”一词,原本指多余的物品,后来引申为雅致、精致之物;而“志”是志向、记录的意思。因此,很难从字面意思推断出该书的创作内核。这本书究竟讲了些什么内容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翻开了这本书。

中篇小说《长物志》以上世纪康鼎钧家族在土改运动中被迫交出祖宅为主线,讲述祖孙三代人在时代浪潮中的坚守、突围与重生。康鼎钧面对历史洪流,没有选择对抗,而是以最体面的方式完成对家族财产的过渡。他说:“房我之所以说要主动腾,是比遭人哄抢好。这股风潮谁都挡不住,人是活的,咱屈一下,省得祖屋受损。”这种战略撤退是十分具有智慧的。说到底,康鼎钧能做出如此选择,是康家人善良的底色使然,而康鼎钧大半辈子外出闯荡的眼界和胸怀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康家人的善良在康鼎钧早年间跟随一位长官到塔寺村整治一个叫牛栓兰的地主时,就有直接体现。当时,这名长官以残暴的行为对待牛栓兰,康鼎钧虽心怀愤懑,却无力改变大局。他不愿同流合污,也无法坐视牛栓兰受难,最终只能以返乡的方式表达无声的抗议。康鼎钧的善良,被牛栓兰看在眼里,临别之际,牛栓兰将珍藏多年沈周的《烟江叠嶂图》悄悄托付给他。谁也没想到,这幅承载着特殊情谊的古画,竟成了改变康家命运的关键。多年后,康鼎钧之子康斯坦凭借临摹这幅《烟江叠嶂图》卖出高价,以这笔钱作为本钱,创办了“康氏草堂”,在书画经营领域崭露头角,日子也越过越红火。然而,财富与地位的提升并未让康斯坦忘却初心,发迹后的康斯坦一直留心寻觅塔

寺村出来的牛家后人。至此,小说完成了康氏家族善良人性底色的完美闭环。

除此之外,康鼎钧独特的处世哲学也是其家族兴盛的重要载体,这在他教育儿子的方式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日常的农事活动中,像锄地、掐棉花、间苗、头锄、二锄、薅草这些农活,当别人都选择蹲着劳作时,他却教儿子半蹲着;当别人站立着做事时,他又要求儿子弓着身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做啥事情,不能一下就想想着结果,想着老远的那个目标,你得想着脚下,想着脚下每一步,走好脚下的眼前的每一步,就像你站在站低桩功,不要想得啥功利。人活世上,不能太功利,你就把做这看成家常便饭,培养一种气。”因此,他让儿子看了《烟江叠嶂图》八年时间,当儿子说“已经能将一束束光导入画中任何一件物事,包括每缕云海,每丝雾障,每片树叶,那户人家,那个独行人,那湾山水,山背后那间茅庐,和照亮茅庐里出来进去一家人的内心。”“还能再把这一束束光抽出来,抽出光来还看到画里每件物什它们自身发出的熠熠光彩。”“还能用眼睛把这幅画从绢布上抠出来,然后再用心胸把它摁回去。”“能将这幅画无限地分解,然后有效地组合,分解与组合的可能性有无数种,他连数都数不见。”于是他才开始让儿子临摹。当信息时代的车轮以狂飙之势碾压而过,浮躁如同无形的尘埃,早已渗透到社会肌理与个体生活的每个褶皱。我们困在“卷不动又躺不平”的悖论里,一边喘着粗气喊着累,一边用“我也没办法”为自己开脱。个体如何对抗这股浮躁的洪流?时代变化太快,机会与诱惑扑面而来,可浮在表面的功力,终究经不住岁月的考量。真正的稳固,只能

来自内心的沉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作者写给这个越来越浮躁的时代的忠告。

更值得玩味的是,《长物志》这本书构建了一个“问答体”的叙事迷宫。每个问句都是一个未完成的命题,每个答句都是一个阶段性的答案,看似简单的问答,实则暗藏章法。这种“问答体”打破了传统叙事的线性逻辑,像是一位智者的漫谈,看似随意,实则步步为营,最终引导读者在反反复复的“问”与“答”中,抵达某种超越叙事的领悟。或许,这也是《长物志》最高明的地方。当读者合上书时,留在心头的不是某个明确的结论,而是一连串新的疑问,这些疑问像蒲公英的种子,轻轻一吹,便在思维的旷野里散落生长。

山西人的底气,从来不在喧嚣的宣言里,而在沉默的坚守中,像晋商票号的传奇,像太行山脉的褶皱,像汾酒入喉时的回甘。《长物志》以文字为勺,刮开时代表面的浮沫,露出山西人血脉里最硬核的精神图谱,这是山西一辈辈人用脊梁顶起的生存法则。康鼎钧家族的故事,是千千万万山西人在历史变迁中坚守、突围、重生的缩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感谢作者以《长物志》为山西精神作传,让世界认识山西,让山西回应世界。



与文字共度的岁月

□ 刘勇

许多时候,我习惯在文字中沉溺。文字是我的积木,我像长不大的孩子,在它多彩的世界里,拆卸拼装,乐此不疲。

我最初的阅读开始于五年级。那时的我在语文老师那里借小人书看,几次下来,老师见我喜欢,便建议我多读课外书。可家里没书,我便问母亲要钱,缠了几十,要得5元钱(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我便揣在怀里,兴高采烈地奔向镇上的书店,犹豫了几个小时后,终于选中了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两部小说。回家后,便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可看过几遍后仍不能深刻理解和。现在想来,那时的我有点像一个身材矮小的朋友非要摘挂在树梢上的风筝一样,踮着脚使出吃奶的劲仍一无所获。虽未能读出啥名堂,庆幸的是阅读的兴趣由此膨胀起来。

在小学升初中的暑假,闲来无事,我就天天跟着奶奶到刘伯伯家串门。刘伯伯在中学当教师,经常坐在门口捧着本书看。我心下喜欢,于是靠着墙脚挪步走到他跟前,怯怯地开口借书,刘伯伯倒是笑了:“武侠小说,看不?”我两眼发亮,忙不迭地说:“看。”于是,刘伯伯把两本砖头厚的书递到了我手里,之后我便晨昏捧读,一个暑假下来,记不清看过多少本书,开始真正接触到了武侠小说,熟悉了金庸、古龙、梁羽生这些名字。那段时间的阅读,使我受益匪浅。

男孩子总有一段青涩的、欲说还休的心事,我也不例外。在同伴们成双成对的时候,我才开始朦朦胧胧地有了一些青涩的感情和隐隐约约的心事,于是借来早已被大家传阅过的琼瑶小说来读,同伴笑道:“我们都琼瑶班毕业了,你才来呀!”那时看闲书是不允许的,怕被老师发现,就偷偷摸摸地看。当时,正逢台湾作家席娟的作品风靡大陆,索性一并拿来看。由此,我也学会了比较。琼瑶的作品以苦情居多,主人公历尽艰难也未必有圆满的结局;而席娟却没有撕心裂肺的死去活来,安静得很,也唯美得很,自然也就好看得很。

之后,我对大部头书有了探究的兴趣。业余时间常光顾图书馆,不管作者是有名的还是无名的,只要喜欢,就由着性子看。看得杂,也看得多,甚至把以前走马观花接触过的书也翻出来重读。《红楼梦》不知反复品读了多少遍,宝玉挨打、黛玉葬花、宝钗扑蝶、香菱学诗,处处精彩;湘云的豪放,凤姐的精明,尤二姐的懦弱,尤三姐的刚烈,鲜活呈现;书中的诗词歌赋、对联匾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所不包。

每读完一本书后便记些杂感,由此我养成了摘抄、点评和写读后感的习惯。工作间隙的阅读没有特定的目标,有什么就读什么。前些天,看了李洱的长篇《应物兄》、阿来的《云中记》,而最近在读董桥的自选集。

这些年阅读点评下来,这些美丽的文字,如花般绽放在我前进的路上。有些文字是印证爱情的玫瑰,娇艳但脆弱;有些文字是诉说着往日情怀的茉莉,清新淡雅;而有些文字是善于倾听故事的紫藤,忠诚而沉默……吟唱时光的美好,书写生命在岁月的雨露中成熟芬芳。从这些文字中,我看到了自己的成长。

如今,在工作之余,我也会记录下自己的各种心情,或悲悯,或失落。写作是一种释放,码出来的文字总能熨平我那些不甘和失望的褶皱。我尽情享受沉浸于文字的温馨,以文字为养料,安度春夏秋冬。



无平不陂 无往不复

□ 梁镇川

喻,事情再顺利也会有起伏波折,凡事没有始终平直而不过险阻的,没有始终往前而不过反复的。

泰卦第三爻,已离开中位,到达三个阳爻的最上方,象征着安泰已到达极盛,必然遭到阻塞,正是临界点。因此,用没有只平不陂、只往不返的情形来比拟。“无往不复,天地际也”。往而必返,返而必往,没有只往不返,也没有只返不往,这是天地间的自然法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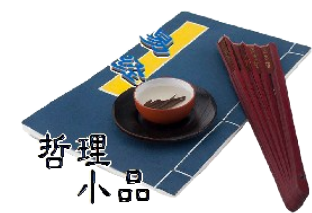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亦可理解为没有平地就显不出山坡;没有去往,回复又从何而来?这也是一个普遍的哲理。

无平不陂,可以引伸为事物的两面性:道路的平与坡,东西的好与坏,人性的善与恶,事物的美与丑,都是对比而存在,对立而统一的。这些对比的定义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对立

统一而互相转化的。

无往不复,则引伸为因果理论:如果不去往,自然不会有返回。去往是因,返回是果。这也是人世间最普通的道理。

总之,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就是要告诉人们,从来都没有只平不陂的道路,也没有只往不返的路程。而泰卦第三爻爻辞是强调,艰难和安泰是辩证的,没有艰难就显不出安泰,亦没有只安泰而不艰难的世事。只有“艰贞”,方能“无咎”,只有艰,才会有贞(正),艰难与安泰,互为比较,互为转化。只要坚守纯正,一本初衷,就会“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意思是,只要理解体认了艰难与安泰的辩证关系,坚守正道,保持纯正,就不用耽扰时运的孚信,酒食之福必然会得到。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这句成语,出自《易经》泰卦第三爻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辞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陂(pō),指倾斜不平的坡。这句成语的意思是,没有哪一条道路是绝对平坦没有坡度的;没有哪次行程是直线向前而不反复折回的。以此比